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 論共产主义社会

北京出版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麻錢胡同3号)

北京市審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16 字数 30,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统一書号：3071·87

定价：(4)0.10元

# 目 录

一	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	1
二	公有制的建立	5
三	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6
四	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	9
五	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的 创造性	10
六	共产主义的劳动	10
七	劳动时间的缩短	15
八	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不受到限制	16
九	彻底消灭人力物力的浪费	17
一〇	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	18
一一	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19
一二	平等和平均问题	21
一三	再生产问题	22
一四	生产公社、消费公社	23
一五	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	24
一六	全面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26
一七	教育和文化	29
一八	国家消亡问题	32
一九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融合，国际主义	36
二〇	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	37
二一	人口问题	40

各取所需”的原則時，也就是說，在人們已經十分習慣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劳动生产率已經大大提高，因此他們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來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資产阶级法权的狹隘觀點”，这种使人像夏洛克（夏洛克是英國作家莎士比亞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貸者。——譯者注）那样冷酷地斤斤計較，不愿比別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狹隘觀點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規定每人应当領取的产品數量；每人將“根据需要”自由地領取。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列寧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456頁）

### 究竟什麼是共产主义者呢？

“共产主义者”是拉丁語源的名詞。“共产主义者”一語是导源于“公共”一字。所謂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說：土地和工厂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列寧：“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列寧文選”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2頁）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說，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資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說，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購買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說，那里随着

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貧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凡是沒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沒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也就不需要压制穷人和保卫富人的政权。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

同时很明显，为了处理公共事务，社会主义社会除需要集中各种资料的地方局之外，还需要一个中央统计局来搜集有关全社会各种需要的资料，然后适当地把各种工作分配给劳动者。代表会议，特别是代表大会，也将是必要的；它们的决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占少数的同志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

最后，很明显，自由而友爱的劳动必定使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满足。这就是說，如果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个成员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那末社会本身也应当根据每个人需要多少产品就给予多少产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未来的集体制度应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自然，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上，既然参加新生

活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于劳动的分子，生产力也沒有足够地发展，而且还有“粗”工和“細”工的差別，这时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一定大感困难，所以社会不得不暂时走上某一条中間道路。但同样很明显，当未来社会走上自己的轨道而資本主义残余被連根鏟除的时候，上述原則就会是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原則。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5—308頁）

要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簡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們將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經濟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計劃組織的国民經濟，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將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將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將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勢的人”。

如此等等。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7—118頁）

## 二 公有制的建立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說，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话来表示出来：消灭私人所有制。

有人責备我們共产党人，說我們要消灭人們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消灭那种構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擇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你們說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嗎？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們去消灭；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着它。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頁）注：在1888年英文 版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改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原翻者注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機會，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機會。

有人反駁說，私有制一旦消灭，一切活动都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代之而兴。

这样說來，资产阶级社会應該是早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

切顧慮，都歸結為这样一句同義反復語：一旦沒有了資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为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責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資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們看来，就等于消灭整个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頁）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中，现代的阶级区别将消逝下去，而且在这个制度中——也許要经过一个短期的，不免有些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由于社会全体成员现有力量生产力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大家都同样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乐资料、一切体力和智力所赖以发展和应用的资料，都将愈益充分地交歸大家支配。……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61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55頁）

### 三 电气化和共產主义 社会的物质基礎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縮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日，例如从8小时縮短到7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

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垢污之苦，能很快地把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电气取暖设备，就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不再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

（列宁：“技术的伟大胜利之一”，1913年4月，“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19卷，第42页）

小册子（指克尔日札諾夫斯基的“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本书编者）的作者十分正确地选了下面一句格言作为小册子的题词：“蒸气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必须给新的经济建设造成新的技术基础。这个新的技术基础就是电气。……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2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但是应当知道并且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电气化的。所以我们委员会还应该努力消灭文盲。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和所需要的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教养；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正确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以外，你们还会看到一

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專門的計劃。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会得到关于如何实现他那一地区的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过渡到正常生活的明确的計劃。同志们，对于交付给你们的計劃可以并且应当在當地加以比較、研究和檢驗，努力做到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中回答甚麼是共产主义这一問題的时候，不仅談到党綱上已經写好的东西，并且还要谈到怎样才能擺脫黑暗状态。

（列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920年，“列宁論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頁）

在农村中广泛建立小型电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應該坦白地說，这方面往往有些分散，但分散也有一些分散的好处。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形成了新的現代大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它們究竟向农民說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簡陋的木犁，而会向另一个时代迈进。农民群众会逐渐意識到我們应当而且能够把俄国安置在另一种基础上。……农民群众的觉悟正在提高，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我国小电站比大电站增加得快。

（列宁：“全俄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2頁）

一个电站也沒有的县份，應該尽快地建立电站，即使是最小型的也好，使这些电站成为当地进行上述宣傳教育（指全俄电气化計劃的宣傳——本書編者）的中心和鼓励这方面各种創造精神的中心。

（列宁：“全俄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頁）

## 四 共產主義社會中生產 可以大大發展

……我們的看法是，創造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那些力量（蒸氣機、現代機器生產、大量的移民、鐵路、輪船、世界貿易等），那些現在由於不斷重複着的商業危機正破壞和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社會的力量，即那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將來也就完全足以使一切相互關係在短期內變成相反的關係，足以使每個人的生產力大大提高，以至一個人生產的東西可以供二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消費；城市工業將來可以不必有齊全的人力，而把力量調到完全不同力量的農業部門去；這時，科學最終也將会在農業中大規模地、象在工業中一樣徹底地加以采用；東歐和美洲西部天然就極為肥沃的地區將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來進行開墾。如果這些地區全部被開墾以後，發生產品不足的現象，那末，還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防止這種危險。

（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1865年3月29日，“馬恩書信選集”，俄文版，第172頁）

劳动生产率，歸根到底是保証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資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沒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資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

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異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這是很稀罕的，因為我們現时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如我們党綱中完全正确地所說的那样）。

（列宁：“伟大的創舉”，1919年6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389頁）

## 五 有計劃地发展生產，充分发挥 地方和羣眾的創造性

若我們設想一个非資本主义的社会，那就是設想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貨币資本就会完全消灭，从而，由此引入的交易上的烟幕也会消灭。問題会簡單还原为：社会必須預先計算，能用多少劳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在某种事業上，而不致有害。例如鐵路的建筑。那必須有一个長期間（一年或一年以上）不提供任何生产資料或生活資料，也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效果，但会从全年的总生产中，奪去很多的劳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7—378頁）

## 六 共產主义的勞動

在資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不过是增殖已經积蓄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經积蓄的劳动只不过

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着現在，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則是現在支配着過去。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擁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勞動的個體却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頁）

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比賽，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就真正大規模地，真正廣闊地運用比賽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數勞動群眾來參加這種使他們能顯現自己身手，能發揮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眾中乃是取之不盡的泉源，可是資本主義把這才干成千成萬以至成百萬地壓抑、蹂躪和窒息了。

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比賽。

只有現在才真正使群眾有廣泛的可能來表現進取心、比賽和大膽倡首精神。趕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實行真正工人監督來制裁他的每個工廠，趕跑了地主剝削者並已奪去其土地的每個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成了使勞動者可以表現自己能力，可以稍為翻身，可以揚眉吐氣，可以覺得自己是人的這種活動場所。千百年來都是替別人勞動，替剝削者做奴役式苦工的人，經過了這樣的時光之後，現在才第一次有可能來為自己工作，而且是憑靠一切最新技術和文化的成果來工作。

“他們”以為“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貧苦農民，決辦

不好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群众肩上的那种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真正英勇偉大的組織任务。“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这样安慰自己說。他們这种厚顏无恥的打算决不会實現：富有学識的人現在就已分化出来，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劳动群众方面，帮助民众来打破资本仆役們的反抗。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是很多的，这些人材現在剛剛才自觉有力，醒悟起来，趨向于生动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独立从事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事业。

現在最主要任务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务的話，——就是要尽量广闊地发展工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現的这种自动倡首精神。无论如何都要打破那种荒謬、粗野、卑鄙誤謬的旧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会主义社会的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等阶级”，只有富人或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胜任。

这是成見。支持这种成見的，則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旧，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齷齪的私利观念，这些人正是乐于借管理來搶劫，为搶劫而管理。这样不行。工人們一分鐘也不会忘記自己需要有知識力量。工人們在求知方面表現得非常热心，又恰恰是在現時，这就証明无产阶级对于这一点沒有什麼迷誤，也決不会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于知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可以胜任的。这样的才干，在資产阶级知識分子所藐視所鄙称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这样的才干，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并且是一个最丰富的泉源。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还未习惯到他們現在是統治

階級，他們还不够堅決。革命是不能在學生都迫于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脅下工作着的千百萬人中，一下子造成這種品質的。可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喚醒着這些品質，打破一切旧障碍，斬斷陳腐的桎梏，把劳动群众引上獨立創造新生活的大道，十月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它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的不可战胜性也就在这里。

（列寧，“怎樣組織比賽？”，1918年，“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308頁）

要實現共產主義，絕對需要在全國範圍內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來，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職業上和地區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為這種散漫性和分散性是資本有力量和劳动沒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對行會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反對行會的利己主義的鬥爭是與消灭城乡对立的鬥爭緊密聯繫着的，進行這一鬥爭有很大的困難，如果不預先大力提高人民的劳动生產率，要廣泛地開展這一鬥爭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還是應該立即着手進行這一工作，開始時不妨在地方的小範圍內試辦，以便把各行業各地區要採取的各種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較。蘇維埃政權應當採取比以前更廣泛更有系統的辦法，在工會的參加下，動員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來完成一定的社會工作。

（列寧，“俄共（布）黨綱草案”，1919年2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91頁）

共產主義劳动，從比較狹窄和比較嚴格的意義上說，是一種為社會造福的無報酬的劳动，這種劳动不是為了履行一定的義務、不是為了享有取得某種產品的權利、不是按照事

先規定的法定定額進行的勞動，而是自願的勞動，是無定額的勞動，是不指望報酬、沒有報酬條件的勞動，是根據為公共利益勞動的習慣、根據必須為公共利益勞動的自覺要求（這已成為習慣）來進行的勞動，這種勞動是健康的身體的自然需要。

（列寧，“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1920年4月，“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頁）

改造一切勞動的習慣和風氣是幾十年的事情。我們要互相提出庄重的和堅決的保證，我們準備忍受任何犧牲，我們將在這反對習慣勢力的最艱難的鬥爭中挺住並堅持下去，我們將雙手不停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們要努力消滅“人入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常規，克服那種認為勞動只是一種負擔，而凡是勞動都應當付給一定報酬的習慣。我們要努力把“人入為我，我為人人”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灌輸到群眾的思想中去，變成他們的習慣，變成他們的生活常規，我們要逐步地堅持不懈地實行共產主義紀律，推行共產主義勞動。

（列寧，“從莫斯科——喀山鐵路的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到五一節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1920年5月“列寧全集”第31卷，俄文第4版，第103頁）

有時有人說：既然有了社會主義，為什麼還要勞動呢？以前勞動，現在還勞動，難道還不到不勞動的時候嗎？同志們，這種說法是根本不正確的。這是懶漢的哲學，而不是誠實的勞動者的哲學。社會主義決不否認勞動。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建築在勞動上的。社會主義和勞動是彼此分不開

的。

我們偉大導師列寧說過：“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什麼意思呢？列寧的話是反對什麼人的呢？是反對剝削者，反對那些自己不勞動而強迫別人勞動，靠剝削別人發財致富的人的。還反對什麼人呢？還反對那些好逸惡勞，想靠別人養活的人。社會主義需要的不是好逸惡勞，而是所有的人都誠實地勞動，不是為別人勞動，不是為富豪和剝削者勞動，而是為自己、為社會勞動。

（斯大林，“在全蘇集體農庄突击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1933年2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223頁）

## 七 勞動時間的縮短

……其實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樣的組織（指共產主義社會對勞動力的合理組織——本書編者）下，由於利用了現在完全沒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當的勞動力，每個人的一般工作時間就會比現在縮短一半。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2頁）

假定進行集體生產，確定時間自然就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社會用來生產小麥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來進行其他的生產——物質和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愈多。無論是個人，無論是社會，其發展、需求和活動的全面性，都是由節約時間來決定的。一切节省，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